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四

吉水　鄒元標　著
清漳　何楷
吉水　劉同升
新昌　黃國琦　仝較
梁谿　王孫蘭
候官　林　銓評閱

辭免憲職疏　吏部左侍郎

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咨，為遵例會

推、計典又迫等事、奉
聖旨、鄒元標三朝遺直、朕豈不知、但以總憲佐
銓、俱是協同大典、卿等既說風紀重任、首推
至公、鄒元標准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計事期
迫、着即日到任、不必例辭、欽此、臣無任歡忭、
無任惶悚、臣惟都察院爲獄獄森嚴之地、而
都御史猶泠泠巍峻之班、必肅之表儀、而後
萬邦作肅、必貞之紀律、而後百度惟貞、苟非
其人、誰敢輕任、如臣元標、少既伉浪、老復蹉

跎、縻息巖泉、差守衡門之分、振衣廊廟、恐貽
皇路之羞、未能自道自成、安望人綱人紀、口
言退而得進、心欲歸而復留、似屬兩違、恐成
俱負、敢辱高位、以孤眇衷、懇乞
陛下容臣辭免、臣於分始安、臣曷勝惶悚竢命
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到任謝恩疏　左都御史

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得吏部咨、爲懇乞
天恩、容臣辭免憲職、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臣當
面叩、恭謝
天恩、緣届春初、慶典駢臻、例不敢違、臣敢具疏
奏謝、念臣元標、初年有志、老去無成、筋骨衰
殘、忽毛髮之已白、歲月荏苒、獨肝膽之不泯、

目瀆宸聰、乞安常分、乃荷聖慈篤厚、天語叮嚀、卽著欽承、不容辭免、渙其大號、屬恩命之尊嚴、察以周官、知計典之重大、臣敢不仰體疇咨之旨、對揚特達之知、滌慮洗心、臨止水以拭殘鬚、飭躬礪行、對青天而皎寸心、微顯同盟、初終不替、臣無任感激、無任戰兢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陳愚悃以襄計典疏　左都御史

臣奉恩命、於本月二十七日赴任訖、共事計

典、不敢不盡其愚慮、是舉也、有謂

陛下初政、百官維新之始、當嚴、使人有所畏而

不致犯、有謂

陛下初臨萬類、解網之日、宜稍寬、使人得盡情

而可自新、臣謂皆非也、其人果可原歟、當察

其故而原其情、何忍以人功名博自己風力、

是刻也、刻臣等不敢、其人果自取歟、當爲懲

其一而儆其百何故以民脂血長醜類貪饕是縱也縱臣等不敢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臣隨銓臣後惟爲天下惜人才爲萬姓惜民命而已至於貪可懲也挐問者務嚴爲追贓不然貪吏不羞其名實飽其腹汙濁流風何所底止才可用也改敎者須退處數年不然旣毒亦社又毒青衿將使芹宮蒙恥嗟其何及卓異中可需邊才者另爲提出旣得良吏以安內又得奇才以攘外此綏萌隸固疆圉之

要策也。臣等所矢心以報

陛下者。惟此而已。至于未盡事宜、臺省纚纚詳具、茲不復贅、臣等在內在外、必不敢故爲異同、務希協恭和衷之美、天日鑒之、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　日奉

聖旨覽奏有裨計典邊疆需人着用心咨訪務得眞才該部知道

大敵在門宜先安戢疏　左都御史

頃者廣寧告警。人心皇皇。迺計偕士子有歸者。夫士者民之望也。士既如此。民將何處。宜查再有歸者。禮部定行除名。至士紳叨列冠裳。社稷有難。當與君父同憂。查有非係廻避外。而私自送歸家眷者。科道官參奏議處。士心既定。則民心自固。民心既固。始示商賈。開當者仍開當。回南者置之以法。則商賈心安。定米煤菜蔬價。毋得翔涌。則小民心安。多收

煤在城。以備不虞。則都城心安。

皇上如日初升、國祚無疆、么麼小醜、罪惡貫盈、必且自取敗亡、不必倉皇、

陛下宜示吏部破格用人、兩司中有才名者、速入內以衞京師、至於京師城內外縉紳、亦宜示之聯絡鄉井、爲自固門戶計、才有可用者。無入浮言。不妨起用。里自爲保。家自爲衞。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其勢在我。萬無他虞。又宜勑閣臣艸勤王之詔、急行山東畿輔、限閏響

即至、可得兵數十萬人、內外夾攻、彼退則冰泮、進則無路、天祚國家、洪福未艾、至於臣子章疏。朝上朝報可。夕上夕報可。閣部大臣。宜時召問。今日何日。危急存亡。在瞬息間。此在

陛下一振勵鼓舞耳。臣瞻望天廷、不勝憂危、惓惓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各官送家眷及舉人先歸的已有

諭旨了餘着該部行

城守事宜疏　左都御史

頃者奴氛告儆、人心皇皇、諸臣僉以保甲守門為言、葢保甲前年已有冊籍、玆復再為詳查、各城再添五員、專以淸保甲為事、中兵馬司則御史陳九疇、東城則御史李應薦、南城則御史李日宣、西城則御史張汝懋、北城則御史畢佐周、更替仍以三月為准、各門除科臣派守外、崇文門則張捷、東直門則潘雲翼、阜城門則楊維垣、西直門則蘇琰、德勝門則

徐揚先、永定門則董羽宸、左安門則賈毓祥

右安門則潘士良、廣渠門則謝文錦、西便門

則王大年、內外門十、御史凡十人、各定界、有

差、譏防惟謹、仍炤例咨兵部量撥兵番數人、

馬一匹、以便諸臣早晚巡行、諸臣言曰、職等

為

陛下耳目臣、豈其都門一隅、敢不悉心巡緝、顧

在四方。則以一人。巡視專而易。在都門。則以

衆人。訛言滙而難。如守門有勳戚、有省臣、有

部臣、各門兵丁二班、每班計二百五十名、中有五十名不可詰問者、有閒職等至、先斂錢臨期雇人、點名後即歸者、利歸不可詰問之人、而或溷傳典守各役、此不可不察也、臣始知訛言不可盡信、臣告之曰、都門奸宄輳集、面生可疑者易察也、在衙門叢集亂法、玷各縉紳名色、及近日所發假印、增減文書之類、侵領官銀者當察、令

聖天子憂焦之時、諸優人般樂、荒於酒者當禁、

禮樂明備之時、異言、異服、冠履不正者當法、各兵馬因是科歛者當逐、或于曲徑斜街、各有長、并擇有行誼為鄉里人信從者、為之盟主、急之則擾。緩之則弛、惟大加意、念諸臣亦必留心以報

陛下。至于每門設勳臣、或大臣科道、兵部司官數員、設備禦防患之具、無得臨期倉皇、則又非此數臺臣所能獨辦也、俟諸大臣財擇而後行、伏乞

陛下、再加嚴諭、俾諸臣各知遵守至于各衙門增減文書、汙辱縉紳名色、發覺假印假文書、及眞正奸細者、得一人、

陛下勑吏部特爲紀錄、各部大臣、無得護短、淸查奸弊、正今日一大急務、使法之必行、而綱紀不至長此凌替、庶大小諸臣、得靖共爾位、不然、相視莫可誰何、共相嘆息而已、此察內奸之一端也、臣因申城守而併及之、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守門各御史已分派着用心稽察毋致
疎玩餘依議行

陳膚見以挽頹波疏 左都御史

臣蘖棄殘生、荷

陛下隆恩、授以重任、惴惴不能副任使是懼、茲逐隊計典之役、臣竊有慨於衷、矣心與多方多士、共相期勉、臣惟綜覈吏治、內則部院、外則藩臬、互相表裏、衡重也、而近覺世之重者漸替矣。非人替。乃自替也。部院豈能萬耳萬目、以察百官、一以藩臬為定、臣近共事諸臣、中間錙銖不爽。挺然無回護者固有。亦有欲

言未敢盡竟者在內如此在外可知葢先是章奏考選動多留滯天下遂化成一情緣世界情欲相感事事遷就人人躲閃今

聖天子首出庶物正新沐彈冠之會矣倘能嶽嶽為朝廷持三尺者不妨超遷以風有位此振勵藩臬之要道也世間倚守令為司命守令亦有若情難言者邇來催徵之苛遼餉之害上與下情不相貫安望家喻戶曉難言者一數年在事如奏績如入覲不通長安書者

千百中不得一。難言者二。今除宜留者留、四年即足、不必過求、未留者宜早之任、且當均審丁糧之時、以一年管民閭十年欣戚苦樂、早一日、民受一日之賜、使匹夫匹婦、蓬門單巷。無虛糧虛丁之楚者。今其時矣。戀戀都門無爲也。埽而謁諸司道。當以誠。以正。昔俗套塵狀。一切洗滌。無以此再辱憲司之堂。憲司多賢也。亦必恥而不受也。不然。祖父不能得之孝子慈孫。衣冠元夫。此何爲哉。宜痛加挽

回矣不然有巡方白簡在都門者四方之表儀也今衣冠羣集正示人以則傚之時矣臣常思今天下民窮極矣處處蹙眉人人愁苦以一遼事騷動海宇欲罷遼餉一時難必熟思救時之法惟有急挽風俗一着風俗之壞莫甚侈靡語云國奢示之以儉都門一日海宇之卒歲也士夫一席庶民之卒歲也每事節省稱禮而止諸郡邑觀望而歸以挽回天下其機漸易世陰受其賜不知此今日急務

也。臣猶有說焉、計偕諸士子、四千餘人、此四千餘人者、第與不第、皆百萬生靈所寄命者、趨向不正、世道何補、民奈何不苦、必從今于諸士子登第者、入官者、先樹之鵠、示之以儉、臣記當時後先同事。揮霍者多不令終而能其官者大半硜硜守法之士。不謂今四十年、相懸至此、一進士至負責千金而出都門、此何說、夫儉朴之風。一科勝一科。可以宜民。可以宜人。奢侈之俗。一科競一科。凶於爾家。害

今人全在交際不知道義為何物矣可嘆

言言警惕如大善知識開示衆僧要有根器者方堪受記

於爾國欲為清白吏難哉此風可挽臣言可思矣古人相期相成報恩酬知不在交際情濃而在道義情真臣敬特表出使計偕士子有定志有定力為脚根不定以千萬刼祖宗培植父母教育之身得一進士虛負一生又斷送海宇衆生大可哀憐諸士子必有以臣言為中流孤航者不作夢語也倘能挽流波萬一衆怒群猜臣所不計也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深切吏治士風得救時急務都要着
實遵行該部院知道

因患思防以衞都城疏　左都御史

該巡視南城御史李日宣、于天啓元年十二月內題前事、隨奉
聖旨、都會近地、刼掠公行、該管官不行詰捕、成何法紀、這巡警事宜、區畫周悉、依擬着該城御史并京府提督相關衙門、着實舉行、有仍前疎玩的、從重叅處、在外各地方官、有弭盜安民之責、通行各該鎮將、撫按官、嚴加申飭、不得因循釀患、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該臣

確然之論

看得明君之撫世也、曰居重馭輕、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故曰地山磐石、聖人所以深固基業也、易之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曰設險、古亦有設而成者、設而成者、是以人力奪天工、無軍兵而勝、無衝擊而攻、無溝塹而守、從古已然、當無事之時、一望莽蒼、盡為化國、當軍興之日、得一亭皋卽是長城此御史李日宣長慮郤顧所以有建墩堡之疏、而

陛下允其言、欲概行之各省、以錯國不傾之地也、顧先自都城外、歷盧溝橋以至良鄉界起、村寥濶約五十里、計墩堡各十所、每所約費、非百金不可、合十所非千金不可、聞御史李日宣奉旨後、即捐俸二百金倡、而順天府丞郝名宦、率屬宛平知縣劉國英、各捐一百金佐之、事幾半矣、餘還須該府屬那移支給、俟役竣、該御史題請工部銷算、蓋事半功倍、一勞永利、法莫良于此者、墩堡既築、巡守當議應

說得痛快

如該御史所請、督捕與順天府屬衙門、遵旨各據信地、增設軍兵、及時修備、萬萬不可緩也、惟

陛下慨然下德音、幸甚、臣素有慨于中焉、臣竊冠登朝、覲國家優禮邊臣者、蓋從古所無、一報首功若干、宮保金吾、如取如携、不知首功豈真血戰而來、夜雨秋霜、寃魂呼號于荒原絕塞者、不知凡幾、國家明錄其功、冥司陰紀其罪、勢所必然、我

穆宗朝自王崇古議市和外爲蒼生息很烟甚
盛事
神宗朝播州首功是實其眞實從塞上爲萬年
基者自譚綸外臣得之山西巡撫魏允貞手
築城修堡鈎繩相布銜橛相制眞勞苦功高
乃勒之歸而沐重眷殊恩半是人爲非眞能
爲國奠疆圉者也臣往年疏屢言之故取世
忌嫉
陛下不信攻四十年金吾若干覞

斷送遼東片土莫非私人事至今日益當服公之識用公之言矣

世宗朝何如。便知國家隆恩有加無已。諸臣叨冒。名過其實、後來者循名責實。不知何以致慨於今茲焉。不然、若眞正爲國固封疆。入可守。出可戰、遼東一片祖宗櫛風沐雨地。何至今日如此臣愚謂昔之取邊臣者、半是私人欲其速化、借徑以就功名、故封疆敗壞、淪至今日、今之用邊臣者、當從其才品、能不隨時就功名、而肯建威銷萌者爲上、建墩臺十座當首功十。百座當首功

持論雖刻然亦只欲邊臣實心做事矣

百城池修封疆固如是即加陞非過論罪以去任三十年後方不坐或在三十年內地方有事仍後先追及奪其官秩罪其子孫事發下兵科查明如是國家金甌之業庶得永固彼在任必視國事如家事不然未有不至如今日之邉也臣稽往牒巡撫葉盛言守京師者邉關爲急專務修邉牆建墩堡置飛木飛石墩堡上每山坡處削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以圖進督撫余子俊自寧夏清水營至花

馬池。修築邊牆。綿亘二千餘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二。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墩堡崖砦計千餘。兩月厥工告成。又在宣府亦如之。更多挑壕塹以禦虜馬。而翁萬達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二萬丈。親自區畫。凡牆垣之近遠。壕塹之深濶曲盡其法。強虜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先輩爲國戮力至此。仰而思之。今人眞堪媿死。

須奉

明旨煌煌、乞勑諸臣力爲仔肩、臣且速行之各

省撫按官、于各要害地方、如御史所議、設法

修築、以戒不虞、至各邊塞、猶加謹焉、每年閱

視科道、嚴查邊臣在任建墩堡若干、即與題

敘、不者有重罰、無應故事、無徇私情、庶人人

知儆、從今大加整頓、國事猶是可爲、無以臣

言爲愚、國家幸甚、

天啓二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建造墩堡有裨防守着各該衙門增兵修

備餘着該部議行

奉旨集議遼東經撫疏　左都御史

准兵部咨、爲遼事日危等事、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略官言未盡羣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奉

聖旨、東事緊急、差官還着併議來說、欽此欽遵、恭奉嚴旨、謂廷臣以經撫不和、必會議歸一之旨、臣方有計吏之役、未得隨諸臣後、然不

敢不盡其私衷、臣惟歸一之旨、

陛下意未有所歸、臣等未知定于一也、臣等先言二臣之人。而後及其餘。臣王化貞、自遼三月失事後。化貞以隻手撐持廣寧。至今。且得廣寧人心。又意欲聯絡西虜。勞則獨至。意則爲國。亦可消敵人窺伺之端。未累一級以酬其勤。此其功不可泯也。廷弼自歸聽勘。後適有遼變。人歸咎言者。

皇上特詔起之田間。都人聞其至。歡欣鼓舞。

說夢人無奈之何

陛下爵以上爵寵以殊禮廷弼畫三道進兵之議聞至廣寧日拮据搶攘泥淖中身試戰具顢顢言守其策原未失也今右化貞者曰倘用其計必且縛奴酋頸獻之闕下臣等謂昔撫順鐵嶺開原瀋陽遼東未失時以四大營兵未有成算墮其計中今何言之易也今右廷弼者謂計原未失多有側目而廷弼又疑廷臣欲傳刃其腹不知廷臣係大臣廷弼無失陷城池失誤軍機之律縱有褊心似難輕

當日之事甚費調停無非左右袒也

坐。廷弼之疑過也。今欲去化貞乎。一片赤心。奴酋聞之。亦有戒心。化貞不可去。欲去廷弼乎。三載勤勞。奴酋亦熟其名姓。臨敵安能易將。以資敵人。廷弼不可去。

陛下獨斷乃可。臣等謂今惟有責成二臣而已如可戰也。化貞有兵六萬。及土兵西虜諸人。乘時而進。即不皆取必廷弼亦可。功成有所歸也。如必守也。化貞既行。廣寧空虛。廷弼寧能坐觀。當提兵爲化貞後勁。論功亦當並提

此說甚是

此廷臣為誰何不能容一芝岡惜哉

也經不能攝撫撫不能聽經則惟有各尊所聞以行其志經略之名可不必過求也雖然今日事各當自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爾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今日功能尚未有見動輒以盛氣凌人臣等為廷弼惜知廷弼之性為國家而用其力亦當為國家而憐其才古今駕馭豪傑籠絡人群亦必有道廷臣俱當自反社稷有事主憂臣辱之時豈容以口舌爭雌雄惟

陛下鑒二臣之愚悃。臣不勝惓惓。至于特遣大臣科臣宣諭。無論滿朝皆以為不可。臣等亦以為不可。夫人所羿許者寸心耳。心苟羿也。秦越一家。心苟異也。肩面南北。二臣寸心如石。既難卒轉。即一遣再遣何為。胡不以前遣科臣往勘事觀之。今即遣人。有戒心矣。世有負百鈞之重者。越峻嶺度深壑。胞喘膚汗。必竭蹶趨者。知百鈞我有。無所釋其負也。社稷何物。君命何重。豈百鈞可比。三尺在前。清議

在廷。胡不深夜爲性命憂乎。連年來。萬方竭膏脂以供一隅。各部器械。亦旣大備。此無所籍口矣。擔不可卸。責不可委。賊滅則朝天有期矣。臣等爲諸臣願之壯之。

討議經略疏　左都御史

頃者經略僉推解經邦、推後無論人皆曰當、即總督王象乾亦致書望其朝發夕至也乃經邦初有辭疏、臣猶謂其例辭云爾、及得其再疏、則歸怨于冢臣張問達矣、是官之推、蓋非一手一足之力、費幾許推敲而得之、豈冢臣一人得而主之、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經邦言至此。勉强赴任。其情必不暢。凡人情所樂爲者。則其神必趨而赴。强之以所不欲

說到牽制三方布置令人心灰

眞

而欲為國家禦寇難矣。臣謂經邦不必强也。經略非弃人之官。可無設也。去年設經略者。葢郎欲為恢復計。故不得不設。然雖設。而三方布置之策。左牽右絆。徒託虛譚。朝鮮登萊。杳無報效。東望不見西牆。南望不見北方。何益之有。舉奕者當審先後着。一着不審。不勝其偶。而矧曰謀國。今當以保守山海為先着。曰保守。不過修邊牆。塞諸口子。虜入諸處而已。一樸實任事者能之。臣愚謂經邦不來。山

眞謀國之臣眞經國之言

海以一巡撫鎮之有餘永平添一巡撫兩撫臣兵不貴多各練二萬精兵如背山之蛇山海有事首尾相應精神凝聚收歛一年二年三年如銀山鐵壁敵人無能動啓疆之思言恢復未晚若着數未定先後無序徒費金錢何益于事急圖恢復則經略不可不設專在固守則經略可無設也不知有當萬一否惟陛下詔廷臣財之舉世皆以廣寧失爲憂臣謂雖可憂無大足憂也渡三岔河與之戰是漁

不守山海關專重口子是亦一見

于海萬不能得一彼住廣寧而取之是漁于沼隨取隨得我以廣寧爲餌恐彼未必以廣寧爲穽不然我知結西虜西虜思斷彼市賞之利則怨生怨生憤我養精畜銳數年提久練雄兵十萬取廣寧如反掌耳不復廣寧年年守山海無益此在廟算獨握無撓旁議庶國事有定不然今日招兵明日招兵徒自敗耳薊遼各口子專責總督每口子處委幹實事部臣一人道臣一人將官一人兵若干月

月具報。某處興工築臺若干。限定今年終完工。工完後造冊送工部工科。另差科道查報。無循故事。務一勞永逸。他日壞事者有重罪。庶疆事可振。若循故事。不報不查。不重罪于後。則猶然破壞之封疆爾。臣無任愚誠耿耿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巡撫官着該部作速會推來用

奉旨叅處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一日、接得宣府巡撫解經邦一本、危疆萬難再誤等事、奉聖旨、人臣分義、當急公任事、不避艱險、解經邦連疏苦辭、顯是推避、邊務緊要、着該部院作速叅看議處來說、欽此、又接得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一本、會推經略甚難等事、奉聖旨、經略推用、原出公舉、卿豈有私意、何必疏辭、解經邦規避瀆擾、甚失臣誼、已有旨着部

院衆處應否，另推併作速奏來，欽此欽遵。除
張問達業已疏請，例不與議外，臣謹會同左
侍郎盛以弘、右侍郎王舜鼎，議得天下有出
于至公至虛，而不容一毫人力参其間者，朝
議是也。記推經略命下，吏部尚書張問達逢
人咨詢，朝罷，六科公議于闕廷，十三道集議
于朝房，僉推解經邦無異辭，會推日，尚書張
問達猶欲加兵部尚書銜，衆議姑以侍郎銜
往，從容加銜未晚，議始定，疏上，臣愚謂經邦

聞命促駕。不。謂。其一。疏再疏三疏至以言加遺張問達。則過矣。人臣受國之爵祿。不擇利便。死生惟命。經邦既可以持鉞宣府。獨不可經略遼陽。昔日之經略難。有遼陽在。今日之經略易。無遼陽。止幾輔一片地耳。經邦肯豎起精神。從此勒銘彝鼎未可知。不謂其縮朒畏懦至此。幸而宣府無儆。萬一宣府有儆。經邦將何之乎。大負滿朝推轂之雅。與國家養士之恩矣。今當以避難論。但念人各有能有

不能。人各有獨知。人知經邦之能者。或以皮相。經邦自託不能者。必有獨知。寧度而後任。非任而後度。經邦之辭疏。語不擇音。雖非所以教惇。然情或可原也。或罷或降。惟聽

上裁。臣等不敢必也。至于張問達虛心公平。銓政方新。遵旨見朝謝恩。臣等不勝感仰。再炤人心玩愒已久。國家威令不行。當急難之時。不能使一人凜凜。三尺何在。自後有再如經邦其人者。臣等必從重叅究。毫不敢貸。臣等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覽奏會推事情甚明解經邦已有旨了以

後再有規避的重治不饒

奉旨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九日早、恭逢

皇上御門、臣等侍側、覩有繳勑王事莫在聲、行禮張皇、似屬違錯、臣等看得御史手執小冊、意謂必糾、乃不糾而退、臣等方旁皇不定、忽

接

聖諭、上傳繳勑官行禮差錯、御史如何不糾着都察院堂上官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戰兢、隨御史陳保泰王祚昌至、送揭一通、謂繳

勑原不在面糾之列業已疏糾葢得之鴻臚寺傳言非敢不衆伏望
陛下查例量賜寛貸自後有繳勑領勑當面糾者乞
陛下明示式永著爲例俾侍班官知所遵守而
朝儀亦肅清矣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知道了繳勑等官旣係本糾照舊行

重巡視以肅皇城疏　左都御史

該臣等初六日入署，據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呈稱，為巡視溺職，雖荷寬恩，理難復入，乞另差更替，以重禁地事。職蒙差巡視皇城，因叅運草內官馮忠，奉旨兩次切責，除先後赴闕謝恩外，理合閉門思過，靦顏視事，法必難行，伏乞鑒職眞情，另委更代，庶巡視不至乏人，而風紀庶可稍振矣等因到院。隨該臣等看得，據臺規所載，原有巡視皇城一差，必三月

離城夏侍御實識大體

滿而始更替、御史夏之令、既以資序循差、受事之後、馮城固所難容。忌器亦宜長慮。當此積玩積弛之時。力加振作。而能濟以調劑。庶幾爲眞風裁。乃力任巡視之職、銳然稽核。頓使馮忠見爲難堪。誠有如

聖諭所云、狂躁異常者也。但臣等反覆思之。御史職司糾參。況朝廷以皇城最嚴之地。屬之一豸使巡視。是彼雖外臣也。職掌在城內矣。彼雖小臣也。防範則甚大矣。故群衆一出一

入。皆可執而問焉。凡物一草一木。皆當稽而核焉。其形雖涉於過。而操心惟知為國。聖明日炤月臨。念其係巡視之官也。姑輕之而姑罰之。蓋亦隱然嘉其能恪共乃職云爾。矧皇城何地。今日何時。即細加嚴察。猶恐奸人竄入其中。且之令。以得其職。而謝事將來者。如夏之令乎。則不終其事。不如夏之令乎。則不得其職。無一可者。伏乞勑下。仍令完差事。并乞勑內臣各相體亮。無得旁撓。庶他奸不得

觀望或允之令別差、亦惟

陛下親裁、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夏之令着仍完差事不得推諉

覆方御史報滿疏　左都御史

據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方震孺奏前事臣舊年四月自請入遼。此時遼亦危矣。而臣不揣庸懦。求入虎穴。其志亦可悲也。不幸值經撫參商。凡事難做。臣未嘗不自知無死所。而又思隱忍以圖功名。又欲自己受苦以感動之。是以河上支持。整整七月。即鎮武守具。皆臣嚴水在地時。六次往反。身自經營。撫臣行且至京。想亦必有公道話也。豈料四日

之間。事遂至此。更復何言。惟有肝腦塗地。便是滿期。又何須論歲月乎。但此時封疆爲重。忠于謀國者。只當從封疆起念。不必從一人起念。以臣病廢之狀。雖未嘗不靦顏羞臉。强打精神。而其一段尫羸骨立。祈死不得景象。即天地見之亦爲慘淡。而其不能策勵做一事可知也。昨樞臣至。一見而深憐之。即欲爲代題。蓋臣自言之。或爲套語脫卸。而樞臣固眞心實意爲封疆者。彼豈有一字謊說乎。然

臣非報滿。又被人衆論。雖病死而亦不敢言。

況西臺非戴罪之官。無以臣一人之不才。而

爲紀綱之官玷也伏乞

皇上速勑該院。斟酌議差。以急救封疆。如謂臣

罪累深重。則編置絕地。使臣以戍卒而見關

臣。亦無不可也。臣一面具疏候命下、一面將

印勑奏繳、臣仍駐遼東地方、候旨處分、臣不

勝涕泣待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至言

院臣等看得今之過震孺者大都未悉當日之情境也去年遼東一失縉紳望山海如投重淵震孺挺身獨往欲得當以報

陛下舉朝無不壯之至山海二月餘遂有遼東監軍之委蓋資不當及先是今吏部尚書張問達掌院習其才而度次强之者也震孺受

命以來拮据跋涉頭鬚爲白風霜剝膚甘之若飴聞將報滿臣方欲舉之爲勞臣倡迺忽有廣寧之變臣爲其所遭之窮而悲之矣世

動以死事責人者便是不能成事

以死責之不知古人論人惟在成天下事不必盡在一死且震孺職在閱功法不當死而聞變日正在前衛考試諸生去鎮武尚遠孤臣苦心啞子食蓮難言矣世有謂奏報時有異同不知兵家情狀風風雨雨朝夕互變一一無隱正其眞心而尚書張鶴鳴目覩其嘔血枯槁之狀亦爲動心其苦可知既以報滿前來又以病請合候命下容其回籍調理病痊之日出而再能爲國舒一臂始知臣憐才

一念不致虛負耳望
陛下念茲勞臣千辛萬苦無當有事解任事者之心幸甚臣又有請焉昔遼東一差蓋爲遼東而設今山海一片地耳與永平不百里而遥另設一差似爲贅疣合無併歸順永保河巡按御史又或併歸關差事體歸一而按臣因巡方時爲綢繆之計更爲詳盡若他日大兵之舉爲恢復計再設監軍未晚此諸謀國者有同議也伏惟

陛下勑該部從長計議臣無任兢惕俟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方震孺准回籍調治該部院知道

申飭考滿事宜疏　左都御史

查得憲綱事宜凡各道御史出差、及考滿不職者、堂上官詳爲考察、方准復職、該本月南京提學御史過庭訓六年考滿、下河南道查核、而該道御史潘汝楨送考語呈堂、中有嶽峙淵涵、金和玉節語、臣與僉都御史馮從吾在坐、彼此駭然、此此時所以頌先聖者、庭訓雖賢、未必金聲玉振而集大成矣、汝楨不知庭訓。亦不知堂上何官。臣等何人矣。臣兩人。自

眞孫東之言

惟欲保全元氣六字是南翠先生一片苦心

髮蕭蕭老矣無求於世一息不屬便作古人矣豈至臨老欲臣兩人爲倖人逐時趨負所學乎近日有年例之舉庭訓汝楨嘖有煩言臣謂我今出山惟欲保全元氣二臣功虧一簣何敢毀其成功且人言庭訓山東賑濟民止得君賜之半臣閱考滿冊內存留幾半因歎人言不足盡信故置而不問然庭訓行逕臺中亦久不滿臣如不言人謂臣等眞聾聵也伏乞敕下今後考語須倣弘正年間規模

吏治士風。庶幾稍振。如臣三十年前所請者。
再有如前譽過其實者。不妨嚴究。并望罷臣
等以肅憲綱。不然臣等老不識時宜。必至群
小交目。
陛下亦不能爲臣等計矣。二臣統俟
聖裁、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御史憲職考滿差回堂上官考其稱否具
奏向來視爲具文槩擬復職回道且考語溢

美失真無以風勵卿等據實陳奏具見表率
風裁依議以後着查明憲綱舊規申明遵行
其在外各撫院官復命薦語亦通浮汎不切
仍一體申飭

捐俸疏　左都御史

臣惟今日軍興之費無限、而帑發之資將竭、覩一人之焦勞、增百僚之愧汗、此社稷事、豈陛下一家之私、而臣等財、皆尚方俸餘之賜、苟可裨國、卽髮膚可捐、況今何時、惟身家是利、願捐俸金百兩、偕臣同官僉都御史馮從吾、捐金五十兩、少助軍國之需、聊紓犬馬之誠、泰岱飛埃、滄溟涓滴、自知局曲、難報高深、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慚皇之至、

天啓五年　月　日奉

聖旨覽卿等捐俸備用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

知道

闡幽拔萃疏 左都御史

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

盛際矣。顧没者卹錄矣。然卹而大半。未卹者。臣眷眷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歸。心竊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幽魂。貞魄。猶蕭。風霜之氣。倘卒今日。卓

挈之用。亦自瑚璉。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哉。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資與年在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猶然三十年前當得之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靦顏踞其上。眞堪愧死。愛才憐才。如輔臣與家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限。南北三品之缺。似可添註。亦體

遺佚之一道也。今或以其老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張宴。置一古縣。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其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寒。者。不知幾春。秋。矣。願當事深惟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者也。又邇年京察。濫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胡桂芳、金士衡、章嘉楨、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吳良輔、吳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

今日更覺世網難犯可懼可懼

勝於拊髀之思

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凃一榛、麻熺、王時熙、陳一元、荊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咸其自取。然人有得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終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國令甲不知在人貞廣公

公之爲國爲人才嘔盡心血矣

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督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眞是眞非。直道而行。臣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國是。必有萬古不泯之眞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其生乎。䘏錄死者。所以勵生者於今日。重用生者。所以償死者於前。自總繹

皇上沒者䘏錄。存者召用之旨。塵不過推而引之。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

如哉。臣衰晚愚陋。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
啓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
心世道。不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之萬分一也。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加官卹錄已有屢旨南北三品堂官准[illegible]
註以疏淹滯着該部酌量叙用

乞蚤成信史疏　左都御史

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

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其下。鴻讃偉烈香人齒頰者。宜速登信史。諸
臣曰。説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説到壬辰以後諸相
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此書之成。知何年月。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
禮部尚書孫愼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
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
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
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秉政七

此一段未嘗不是三案之言但比孫宗伯言得宛轉矣從哲何以自處

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道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秉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

先皇帝叨天地之靈陰為庇護、

眞正爲國爲君之心露于毫末

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大臣、力爲撑柱、不然國家大事、安危在須臾間矣。有一于此、此心無以白天下萬世、詹詞說者、不能爲解免也。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炤、但從哲近在肘腋、群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鞭頹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斟酌其損之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衎衎緣楚。獄喜春心。隱隱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損之之道。蚤一日。紓臣民之鬱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有谿刻深求。不過以臣紀不可不肅。公論不可不明。令綱

有此一等人

伏語叙得好

嘗毀而復明。日月晦而復清。朝綱弛而復張。斯臣等之心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人臣有一官。便有一官之職。如六曹之屬。敢不修明其職業。惟是國家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體貌。欲其珥筆以彰往戒來。爲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淵

滌。

光宗實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理于下。一月有成。豈異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

皇上所以備尚方筆札。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臣互相推諉。臺省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悠悠歲月。隻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非為

先帝一人計。為

請公此疏可見桂薑之性愈老愈辣也

陛下萬壽無疆計也為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

陛下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實錄據實紀載且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勑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本

內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屢旨卿
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
憤意則甚忠知道了該部知道

懇矜愚容直疏　左都御史

臣等知識昏昧久玷朝簪嘗念無以報君父萬分一頃於諸言臣拜命而至也臣等矢口與諸臣言曰魏徵有願爲良臣無爲忠臣語忠良其必有辯矣一言迕主紉湘江之蘭何如鳴珮朝堂膏澤及民之爲暢愉乎陽城在晉學廣聞多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顧爲諫官七年始沮裴延齡作相一事史書不以其寡言而少其直其用心必有在不言之外

矣。宋儒羅從彥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
直不本之忠厚。則流於訐。忠厚不本之正直。
則流於詭。此皆臣等折肱語。悟後語。不謂臣
等言諄諄。而諸臣以言逐矣。江秉謙任方期
年。志希鳴鳳。師衆任未一月。恥同寒蟬。皆其
自取。然曲成寬貸。
陛下之洪慈也。先是江秉謙之去。諸臣謂臣等
叨位大臣。宜力爭。臣等欲積誠感動
陛下。相機而言。無敢輕發。不意誠未積而師衆

剴切至極

繼之臣等極不肖何顏謝諸臣也朝無闕事諫書宜稀兩月間黃沙莽莽大風四起是天示之儆可畏也鴻雁嗷嗷海宇懸罄是民益之災可畏也廣寧既失胡馬一嘶不虞何備是剝膚之患可畏也蜀難未平黔酋告儆楚岌岌危是震鄰之憂可畏也四海剜肉以充遼餉盜臣藏歸為亂卒有是可恨也小民當念國體當存尚書王紀執法亭疑是可行也夫人主在平時猶當側身求言今天下危乎

無語不是老成幹國之眞心

平乎世之不平先自處于危竟之卒難平也人王當安時猶思厲行聞過今天下安乎傾乎世之不安先自處于傾竟之卒無有能安也此雖懸鐸設旐振敢言之氣下求言之詔使言官丰采所加朝廷倚而益尊奸邪讋而知畏猶恐不足以灑掃疆土撑持大厦而可日逐言官爲也臣記

神宗登極五六年不過謫給事趙參魯一人表一年即縣典史遷提學積官至尚書登極十

兩語直中膏肓

一年。諭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郭惟賢。明年卽召還。積官至卿貳。此皆垂仁風紀之司。爲燕翼聖子神孫計。祖功宗德。法度猶新也。

陛下卽位未二年。逐言官者數員。如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以言遼事故。今遼事何如。當速召還。賈繼春。郭鞏。亦當恕其愚戇。以展厥猷。如

神宗朝故事。且輔臣葉向高輔政八年。曾處何人。今半年間。逐客纍纍。亮非向高樂聞。亦非

此時光景即閣臣亦不自安矣

諸輔臣所得聞也諸臣初領言責無言不可有言不可法言難巽言亦難今之望九閽而趦趄懷尺素以躊躇將何道之從也王德與相道相爲表裏王德茂則相道愈光冢職有闕山甫補之似亦無容他諉矣自今傳旨內閣宜擇醇實無贋言者勿使雜進則閣臣耳目清票擬肅不然令閣臣不知適從竟不知政柄落何手矣臣等望

陛下速回雷霆之怒沛雨露之恩將諸臣中令

輔臣摘其久謫者而賜之環。其拜官方新者而復其官。或量爲薄懲。則士氣愈奮。士氣奮。則國威日振。國脉庶幾靈長。

陛下安享太平之福。萬年無疆矣。臣等老皆逾七望八。入風燭之年。更何所冀。但臣等歸而享太平之賜。亦死無憾矣。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旣驗并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卷之四終